

朱子大全

冊
壹

卷之六

六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九

書問答一本作知舊門人間答

答林正卿

季通書來亦謂正卿甚進不知乃有異論如此此正是渠病處蓋不先其在己而欲廣求於外所以向裏不甚得力又不察學者才識之高下而槩欲其無所不知所以誤得他人亦多馳驚於外吾人當識其好處而略其所偏也聞渠謫居却能自適亦甚不易歸期正不須問旬呈亦不必求免如陳了翁曾作諫官及被謫猶著白布衫繫麻鞋赴旬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不受天命也而可乎所論易大槩得之但時事人位等字說得太早今只可且作卦爻看看得通透了到推說處方說得平居無事處時應事之法是第二

節事也如乾之初九只是陽氣潛藏之象未可發用之占耳若便著箇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底人坐在裏面便死殺了非所謂潔靜精微者若會得卦爻本意却不妨當此時居此位作此人也頃年嘗因人問易應之曰公曾看靈棋課否易之模樣便只是如此也後有人問豈以其不足告而云爾耶此錯認了話頭也試思之

答林正卿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分奇偶便是畫積畫便成卦卦中看畫便是爻若如所說只是引證作文不知四句之義又如何說諺所謂鸛命吞棗者是也何由知其味耶

伏羲畫卦以寫陰陽之變化文王周公作繇爻辭以斷天下之疑孔子作彖象以推明事物當然之理然爻畫

既具而三者已備乎其中前聖後聖互相發明耳

此說近之然亦未盡

所以名卦之例非一端有兼取二義二象者有專取二義者有專取二象者有兼取二象與人情者有專取人情者有兼取一象與陰陽之位者有取爻畫之多寡者有取爻畫兼二象者有取變卦者有取爻畫之形與二義者有不可曉者且逐卦玩索當見各有意昧不須如此安排貪多涉淺勞心費力不濟得事

家人卦乾剛也施於家則離兌說也施於家則亂坤靜也施於家則廢震動也施於家則擾坎艮非所取義惟明而順家之道也

穿鑿得不好

革與睽相類睽上火下澤則不相入此火在澤下有變革之理睽中女在前少女在後有相離之義而此以中女繼少女故曰革

鑿

豫四以震體之陽爲陰主如大臣轉天下之危爲安上無爲而下佚樂故曰豫

此等處孔子分明說順以動豫理甚分明安得舍之而自爲說耶大病只是著力安排不曾虛心玩味耳

中孚外剛中柔至誠惻怛之人也

得無色厲內荏之姦耶大抵此一類都不是此特其小失耳

以伏羲易觀之則看先天圖如寒暑往來陰陽代謝若有推排而又莫知其所以然者以文王周公易觀之則

六十四卦之名乃十八變以後之私記三百八十四爻
乃三變奇偶之私記潛龍牝馬等物如今之卦影勿用
利有攸往等語如今斷卦之文以孔子易觀之則卦名
者時也事也物也初二三四五上者位也而初上又或
爲始末之義九六者人之才也處某事居某時用某物
其才位適其所當則吉不然則凶

始末一本
作始終

此說近之然乃知此而又不免爲前段之支蔓穿鑿何耶
然乃一本
作然既

易有取兩卦象以爲法者有取卦名之義而思所以處
之者有取二義而思所以處之者

亦不必如此籠罩

易疏論連山歸藏一以爲伏羲黃帝之書一以爲夏商
之書未知孰是

無所考當闕之

論上下二經爲文王所分果可信否

亦不必論

論六十四卦重於伏羲果否

此不可考或未耜市井已取重卦之象則疑伏羲已重卦或者又謂此十三卦皆云蓋取則亦疑詞未必因見此卦而制此物也今無所考只說得到此以上當且闕之但既有八卦則六十四卦已在其中此則不可不知耳

答林正卿

所示易疑恐規模未是蓋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上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却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

自然浹洽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脈不差且是自己分上
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匆匆檢閱一過便可隨意
穿鑿排布硬說則不唯錯會了經意於己分上亦有何干
涉耶且如看此幅紙書都不行頭直下看至行尾便只作
旁行橫讀將去成何文理可試以此思之其得失亦不難
見也

答林正卿

季通云亡凡在同志無不痛傷然人生要必有死遲速遠
近亦何足較聞其臨行却甚了了區處付屬皆有條理亦
足強人意也所示中庸疑義略此條析奉報大率朋友看
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
文理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脈今
人多是見得一邊便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

謂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爲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而自得也

答曹元可

示喻爲學之意仰見造詣之深不勝歎仰然嘗聞之爲學之實固在踐履苟徒知而不行誠與不學無異然欲行而未明於理則所踐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故大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爲本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窮盡物理使吾之知識無不精切而至到耳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其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篇也是以頃年嘗刻四古經於臨漳而復刻此四書以先後其說又略述鄙意以附書後區區於此所以望於當世之友朋者蓋已切矣歸來只有數本皆爲知

識持去不得納呈然彼間相去不遠自可致之不難也讀之有得復以見教千萬之望

答李巽卿

所喻進學處事之意省察警懼固當如此然頭緒太多却成紛擾但將聖賢之書小立程課熟讀深思反復玩味以此栽培澆灌自有長進處不必如此閑計度也

答程次卿

示喻存心之說此固爲學之本然來喻又有所謂有是事必有是理者不知又何從而察之耶若如所謂當應事然後思是事之理當接物然後思是物之理則恐思之不豫而無所及若豫講之則又陷於所謂出位而思念慮紛擾之病竊意用力之久必有說以處此矣幸明告我得以反復之

答龔惟微

聞進學不倦之意甚幸甚幸但春秋之說向日亦嘗有意而病於經文之大略諸說之太煩且其前後抵牾非一是以不敢妄爲必通之計而姑少緩之然今老矣竟亦未敢再讀也來喻以爲他處皆可執其一說以爲據獨卽位之說爲難通愚恐其所執之說未必聖人之真意而非獨卽位之說爲無據也若只欲爲場屋計則姑取其近似而不害理者用之若欲真實爲學則不若卽他書之易知者而求之庶明白而不差也

答龔伯善

示喻以門戶之故不免兩用其心於道全未有得此今日士子之通患但窮達有命非可力求若其有之當不待求而自至如其無之求亦奚益惟道義在我人皆有之而求

無不得今乃以彼而易此其於利害之筭可謂舛矣願以此而反思之庶乎其有決也

答汪叔耕

十月二十三日熹扣首啓叔耕茂材鄉友辱書并示詩文論說甚富三復不置足以見鄉道之勤衛道之切而所以用力於詞章者又若是其博而篤也顧惟衰晚於道旣無所聞不足以堪見予之意而少日粗親筆研終不能窺作者藩籬且自覺其初無補於身世遂用絕意棄去不爲今數十年矣又無以知所論之中失而上下其說也然私竊計之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修之於己之爲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

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詞一小伎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己以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足下志尙高遠才氣明決過人遠甚而所以學者未足以副其天資之美熹竊惜之又念其所以見予之厚而不忍忘也不敢不盡其愚足下試一思之果能舍其舊而新是圖則其操存探討之方固自有次第矣請繼今以言人還姑此爲報向寒千萬以時爲親自愛不宣熹再拜

答汪叔耕

來書所論向來爲學次第足以見立志之高矣然雜然進之而不由其序譬如以枵然之腹入酒食之肆見其肥羹大觥餅餌膾脯雜然於前遂欲左擎右攫盡納於口快嚼

而亟吞之豈不撐腸拄腹而果然一飽哉然未嘗一知其味則不知向之所食者果何物也今承來喻將欲損其逐末玩華之習而加反本務實之功則善矣然所論周程傳授次第恐亦有未易言者而以太極圖爲有單傳密付之三昧則又近世學者背形逐影指妄爲真之弊也夫道在目前初無隱蔽而衆人沉溺膠擾不自知覺是以聖人因其所見道體之實發之言語文字之間以開悟天下與來世其言丁寧反復明白切至惟恐人之不解了也豈有故爲不盡之言以愚學者之耳目必俟其單傳密付而後可以得之哉但患學者未嘗虛心靜慮優柔反覆以味其立言之意而妄以己意輕爲之說是以不知其味而妄意乎言外之別傳耳不欺論中所談儒佛同異得失似亦未得其要至論所以求乎儒者之學而以平其出入之息者參

之又有忘心忘形非寐非寤虛白清鏡火珠靜月每現輒變之說則有大不可曉者不知儒者之學自六經孔孟以來何嘗有是說而吾子何所授受而服行之哉所以求之者如是之雜無怪乎愈求而愈不得也而反自謂將從主靜持敬應事接物以求之則有沒世而不能達者是豈應事接物主靜持敬之罪哉如此不已不唯求之不得而已愚恐其必將有狂易喪心之患竊爲吾子憂之不敢不以告也幸且置此而卽聖賢之言平易明白之處虛心平氣熟玩而躬行之玩之深則理自明行之篤則力自進持之以久亶亶而上達焉則道體精微之妙聖賢親切之傳不待單傳密付而已了然心目之間矣其他所論亦儘有合商量處未暇悉陳然根本若正則此等枝葉亦不待辯而明矣史論却勝他書然姑少後之而先其本則其所至又

當不止此也大學章句一本附往古人爲學規模及今日用力次第盡在此矣幸試詳之勿以爲老生常談而忽之也

答李元翰

元翰前日說得儘近似今看所示又說開了蓋前日所說尤非實見故把捉不定又會走作爾如前日云存得此心卽便是仁此句甚好但下面說合於心者行之不合於心者勿爲又說從義上去了不干仁事矣今所寫來者乃先存得此心一句便只說合於心爲之爲之却是全說不著也今且只以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兩句看來便見仁義之別蓋仁是此心之德纔存得此心卽無不仁如說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爾未說到行處也纔說合於心者云云則便侵過義人路底界分矣然義